U
101
Y8
1639
V.6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征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袁州　張自烈　恭閱

論天險在德

成祖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莫如山海關次則金坡居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皆在京師脊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成祖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天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

○○郎○固○國○不○以○山○谿○之○義○○○○○○○

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愚按五代史稱榆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兎耳山覆舟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即今山海關又金虜節要云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之來路蓋金坡關即紫荆關榆關即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　白烈謹識

論斥去陣圖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

得○張方平諫用兵大○意

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

勿弛○武○備○可○也○不○必○好○武○

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延日有日否得官○者

斥去獻陣圖者。則倖進既塞。自不至輕開邊釁。然

大臣巧希進用者不一。在朝廷宜愼絕之。宋太宗嘗謂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改之。此又杜絕倖佞之本。後世須以太宗爲法。

人主欲使嗜好不形于外。宜先令嗜好勿伏于中。此端本淸源之道也。蓋嗜好內伏。雖暫遏抑。不令外見。久之未有不形于外者。譬猶置果核于地。旣有其根芽苗枝葉。以漸而至。必不能遏。觀石壓筍

斜出可見。治天下者。與其制私。莫如無私。臣自烈謹識

人非木石。誰無嗜好。但顧所好何如爾。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記曰好賢如緇衣。皆未嘗不言好。使人主所好果在賢善。雖若嗜炙可也。否則縱屏嗜絕欲。無所形見。亦木主已耳。何益天下事哉。莊生云與賢者處則無過。愚謂端本澄源。莫善于此。舍是而欲使嗜好勿伏于中。是猶偃影而求滅其跡也。有是理乎。

自勳謹識

問勞朝使

永樂二年

成祖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顧問大政紀刪此數語非是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嚮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諭　成祖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機謀寓諸此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此即謹小慎微之道一語一嘿皆寓方略

戒誘人犯法

成祖怒給事中丁珏等出使用銀誘人犯法令都察院遣人逮之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去歲命給事中御史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珏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純也遂戒之珏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

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要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安者。使咸知琰等所爲以爲戒

（懲一戒百）

欲令撫安諸臣。以琰等爲戒。益見 聖朝欽恤之意。

自烈謹識

諭群臣息盜

成祖諭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遇有征徭。因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政務。祛除民蠹。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課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惓念元元之意。

（此章皆民○賊）（洞晰弊○實）（息○盜○安○民○之○要○在○是○）

令天下民困極矣。黠者起而爲盜。懦者流離饑莩耳。郡縣守令藉口催科。至立視其死而莫之救。豈獨豪猾爲民蠹哉。

自烈謹識

勅諭寧夏守備

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塔灘韃賊籠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嵬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成祖覽奏顧謂侍臣曰胡寇至論此語未必可信籠禿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抄掠取食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糧後行其以資糧不給爲辭者嵬的哥恐洩其事（叠見）機故外托此爲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搶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

其速書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

兵決以虞待不虞者勝

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勅未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千餘人刼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令不必別書勅但於勅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討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不別書勅智貴卒如此

自烈謹識

與侍臣論刑賞

成祖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成祖曰此語盖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盖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按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世皆稱明帝愛惜名器然臣竊

三後　成祖財出於民。不宜輕與之說。則明帝當日賜錢十萬。猶侍臣所云不若賞以財耳。豈知十萬錢皆民膏脂哉。後世人主心存愛民。當以明帝事爲戒。而以　聖祖之言爲法。

自烈謹識

嘉恤暹使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因風漂至○巳籍記船中之物○請命○成祖諭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暹國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不幸船爲風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脩理○人乏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此○中○必○有○防○閑○制○馭○○○○

雖懷之以恩○亦豫防番邦反側○暹國果否遣使

通好○須有確據○方可信○不則名爲通好○寔則剽掠○
譏察不可不嚴○雖然○　成祖此舉不逆詐○或姑示
嘉恤○令番邦感恩○雖有詐○不得施耳○

自烈謹識

察有司賢否

成祖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諭之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

○近例或據○鄉紳毀譽或憑左右風聞或○縣司李○采訪○恐皆不得○寔

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此弊尤宜并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亦徵諸國人

賢否得失功罪至公則天下治矣如群小賂遺何

自烈謹識

勑宋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成祖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勑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之然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成國家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不能間也卿勿置

燕邸委任樂毅亦如是

意○但盡心遑務○始終一致○以副朕懷○

與漢世祖以章示馮異同○晟宜益知勸戒○

諭君職在養民

戸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成祖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也

國家凡無補實用。耗費民財。與飼象等者。皆不可不革。即召責御馬監。可以類推。

自烈謹識

豈

書

軍士怙終不宥

刑部尚書鄭賜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成祖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究竟○是○矜○恤○

劉景升父子歲歲數赦何益於治觀成祖怙終不宥益信孔明治蜀尚嚴蓋亦不得已耳與申韓自別

自烈謹識

戒守將徙民

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强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刼掠地無廵警冦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不思堵截輕言徙民何也

成祖覽奏頋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冦盗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徙民則是未罹寇患者先被蕩析之苦其患甚於寇今天下守令不能扼要害使賊無入境徒兢兢城守視城以外之民如胡越然罪與徙民避寇等耳嗟乎豈城以外獨非吾民聽其死於盜而不為之所哉

按唐僖宗中和間黃巢作亂令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臣愚以為犨非不

徙民。然與陸英所奏不同。一有備。一無備耳。審如譬之有備。雖徙民未爲失策。不則雖徙民稍南五十里。名爲避寇。去危地幾何。未有不罹寇害者也。

自烈謹識

春秋時楚爲庸叛。謀徙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烏有徙民五十里。而曰此避寇良策哉。周之東遷。宋之南渡。皆不務備禦擒捕。而苟安以爲計者。卒底滅亡。可不戒乎。

成祖不徙民而務擒禦。深得保民任將之法。

自勲謹識

論汲黯達大體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成祖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此泥法之失、）

成祖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大政紀安劑此語）

事有權宜、雖不必奏報、然須廉訪陳善等、果能達大體如汲黯否、果能實濟軍士否、不然、同一矯詔、而公私判、名爲給軍、而虛實殊、不可不察、

永樂七年。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軍務悉啟聞處分。時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敏。奉命巡視兩淮。啟。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十八年　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為食。　皇太子惻然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

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
停止今年秋稅。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
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
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
奏也。臣愚按此二事。深得　聖祖仁民至意。惜虞
謙諸人不達大體。　自烈謹識

諭奉天征討功罪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單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無○功○而○賞○使○奸○黨○倖○進○縱○惡○尤甚

與 太祖處分薛顯同。

成祖嘗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

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臣按奉天征討官有犯論如律即所謂功在前賞其功罪在後罰其罪者也

戒以器用累民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爲器用

成祖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疾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

仁言　明王貴五穀賤金玉亦此意

此人即段綸權萬紀之流不可不防其漸

聖祖孳孳愛民豈恐作無益害有益哉永樂四年六月却回回結牙思玉碗不受　成祖曰虜貪而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

至矣何益國事臣愚按此雖不受虜獻然軫念國事其所以愛民則一也

自烈謹識

責中官擅役工匠

中官私役應天府工匠　成祖命錦衣衛逮治仍召府尹向寶責戒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汝職牧民當體國愛民矜恤保庶族可休息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今日則有○重權矣）（眷帝之機可○法）而輒聽其役民咯不知懼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何如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汝擅以朕

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僕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

阿畀中官。豈獨京尹哉。　聖祖斯言。可以懲一戒百。

自烈謹識

戒人臣諛佞

陝西與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尚書李至（罪與呂震同）剛等率群臣表賀、（嘉應不。在瑞麥故云得。賢爲瑞）成祖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祗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君。驕臣諛國亂此始）至剛等愧謝。

不誠不足以致治。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蓋所以絕諛佞。杜亂萌也。至剛豈可使竊位禮曹哉。

太祖嘗諭群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

下不諂上。恪守乃職。是為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為參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為執政。為宰相拂鬚邪。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為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

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臣按丁謂以衆

政諂宰相。後世譏其爲小人。况人臣而可諛佞主

上哉。合　二祖之論觀之。則人臣所以自處與所

以事上之道思過半矣。然臣觀後世人臣。又有機

械欺蔽。假切直之名。而行其佞諛之實者。內交左

右。窺瞰意旨。往往淆亂國政。尤不可不辨也。

捕皂君山寇

永樂四年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成祖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防微）元末汝潁初亂總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借往事爲鑒）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婦言誤國）爲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慎寄）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命新城侯張輔等率兵捕之

今楚豫吳蜀寇氛孔熾不思所以撲滅之大率爲

撫局誤。原其始。惟不能杜漸。遂致決裂如此。

戒窮治諸盜

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成祖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爲有司不能撫綏、更

唐太宗嘗言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

加酷害始聚爲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卽是良民、

洞見其獘

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所行、當以保民爲重無重困之

似用龔遂治渤海法、但在今日、勦撫宜兼用、須合機宜、專用撫則寇盜橫、法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者○此類是也○觀王守仁攻桶岡諸賊方略可見○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
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爲亂○新撫阮文中
將行○謁相高拱○拱曰○國亨本爲群奸撥置○仇殺安
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撫臣偏信智○故
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
敢犯　朝廷○令夷族自相仇殺○于　朝廷何與○拘
提不出○亦是遠拘而已○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
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殺與夫違拘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 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招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辯寃。阮鈕于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于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

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 命來勘。喜曰吾繫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赴省聽勘。五事皆如 命。願罰金自贖。安智不從。凡殆其用事撥置之人。始服。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臣愚按拱深得 成祖軫恤無辜意。至于不激成土司之變。不輕耗 國家之費。又不損威傷重。眾 朝廷大體。一舉而數善備。其是之謂與。

自烈謹識

征討安南

成祖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繇廣西左副將軍兵繇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

○今○督○帥○勦○寇○皆○不○解○此

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欵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刦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至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

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兩軍合勢。和以輯事。頗盡征討方略。

朱能卒於龍州。訃聞。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臣自烈謹識

諭張輔等貯餉

成祖勑征討安南（黎賊）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卽停罷。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車民悉罷歸。

見 成祖撙節愛養之意。

洪武三年。 太祖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五年內使奏增

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它禽獸悉縱之。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嘗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濟可以移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臣按洪武中

敦尚節儉。惜財愛民類如此。 成祖勅諭新城侯

勿妄費。亦此意。後世當以爲法。 臣自烈謹識

余垣

余維楨 較正

古方畧征卷之五終

古方略征卷之六

明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袁州　張自烈　恭閱

戒內使至邊

成祖勑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內使林清以他事至邊。清無知。擅索兵馬之數。爾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勑旨者。皆勿聽信。

惟杜絕內使至邊。邊備自不泄漏。如清等輩。惡得擅索兵馬之數邪。

天順中中貴言宣德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筭。　上乃命中貴至兵部覈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郎。尚書項忠。令都吏簡故牘。劉先簡得匿之。忠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大夏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忠悚然再揖而謝。繇此觀之。福自不能無過。

後世大臣。當以大夏爲法。

內臣不宜令往來邊境。有識者皆知之。尤可慮者。正德間內臣劉瑾用事。谷大用馬永成張忠諸中貴。皆文安人。而文安縣民劉六劉七。行刼善騎射。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　朝廷心。其後劉六劉七。糾齊彥民趙璲楊虎等。攻城屠邑。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以誅奸臣爲言。都御史馬中錫討賊不克。　朝廷命大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帥邊兵入討

之。已而劉六被追以赴水死。劉七中流矢。舟覆溺死。皆天滅此賊耳。及論平賊功。封大監谷大用弟大寬爲高中伯。大監陸闇弟永爲鎮平伯。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而不知劉六劉七之變。蓋自其從中貴谷大用等家人縱觀禁內始。遂流毒至此。然則中貴家人。有如導劉六輩入禁內者。尤不可不嚴爲之備也。

自烈謹識

推治內使李進

成祖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 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

此。舉甚誤

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時。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郎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黃子澄未可與胡藍同罪

深與律合

就李進之事觀之。益信傳命四方。非制馭中官長

筞。不可不戒。

按唐高宗時。常弘機受詔葺院。宦者犯法。杖之。然後上聞。高宗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即杖之。不必奏也。高宗非賢明主。永徽顯慶間。無善政可紀。進武士彠李義府。卒以蠱唐。而獨杖宦官。足爲後世法。又宋太宗不欲授王繼恩宣徽使。曰。朕觀前代史。不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陳其討蜀寇有大功。非此不足賞。大宗怒責之。唐宋制御宦官之道如此。然臣嘗觀

成祖命御史鞫治李進。深嘆　國初威福。非左右近侍所得竊。明主世守此意。可以無患。豈必遠法唐宋哉。

自烈謹識

諭宋晟敎琥邊務

成祖遣駙馬都尉宋琥省其父西寧侯晟疾就令賚勑諭晟曰卿久在邊勞身焦思招懷撫輯使朕無西顧憂朕甚賴之近聞得風疾妨起處朕心惓惓特遣琥侍疾卿宜强飲食進醫藥用副倚注之重琥年少知識未克宜遂敎以邊務然大事須自處置不可忽也

公私兼盡尤見　成祖留意邊防

晟卒命有司治喪葬晟頴西凉州人曾遣將張

文傑出玉門關襲韃靼也速兒擄衆二萬餘獲長酋吳把都等。獻俘京師。又征哈密克之。擄其王子別列怯。及僞國公省哈朶兒只并部落以歸。繼破罕東羗。西境以寧。後命討廣西五關蠻。平之。威聲益震。上卽位。仍命鎭甘肅。招降西北虜酋把都帖兒倫都灰等。封西寧侯。

自烈謹識

戒宦寺與外庭交接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不謂外臣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有以屬禮○見內臣者不可長隨巳罪之○當○明○正○其○罪使將來知戒併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捜簡○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或曰外庭與宦寺交○其疾尤甚○

洪武十七年○ 太祖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

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賁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成祖斯言。可謂率繇　祖法。萬世無弊。至于分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碑于門。官不過五品。尤凜然履霜堅氷之戒。宣
何　章皇帝。欲令讀書知禮。以翰林官爲內傳。于

是正統則有王振。成化則有汪直。正德則有劉瑾。
天啟則有魏忠賢。流毒 宗社。殊可寒心。嗟乎
祖法安在哉。 自烈謹識

景泰二年。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公卿俱餞于
江上。大理寺丞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于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臣按先臣薛瑄。不往餞金
英。兢兢守 祖宗典制。後世則乾兒義子紛紛矣。
非盡權璫竊威福之罪。抑亦士大夫阿璫之罪。人
臣凡欺 上媚璫者。罪當與叛逆同科。必不可宥

也○

自勳謹識

忠貞堂

戒人臣外交

勑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成祖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爲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寵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爲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爲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爲國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廣問關防。不

可縱弛。

絕外交。正以弭內釁。慎邊防者。宜熟思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朝魯。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成祖此詔。深得春秋惡外交之義。

比試不中謫戍

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成祖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趾。

○近日武臣子弟非市○駔即游民○矣

此法廢壞久。以故武備寖弛。 國家怯虜寇始此。

自烈謹識

戒縣官重歛

掌交趾布政司工部尚書黃福。奏交趾初平。其地征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命戶部會官從輕省議之。 成祖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重歛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

民窮則爲盜。至爲盜則催科所入者。皆齎盜糧耳。國家耗敝尤甚。 聖祖重歛驅民之言。至今日益信。

自烈謹識

諭定閱試法

永樂六年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致臨陣對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繇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

衛所克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才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別選才子弟襲職非薄勳舊也自是進賢退不肖之法　太祖嘗戒諭諸將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　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以載它車矣此言深切著明凡勳臣及勳舊子弟宜共戒之

自烈謹識

論平交趾陞賞

交趾平、成祖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成祖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進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栁升封安遠伯。戰歿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超陞

（賞亦須覈實、不宜濫）

（當思。財出于民力）

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
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中王驥麓川之役。
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
人者。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
十萬。可謂冗濫之甚。嗟乎。豈　祖法不可行于後
世哉。　自烈謹識

止治捕盜千戶罪

兵科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成祖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于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豈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此言可法

與漢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莎車異。千戶何罪之有。

非獨激勸後來捕盜者。凡閹豎妄言。與阿附閹豎如峻輩。皆知所懲戒。　聖祖行事合機宜如此。不待奏報而後發兵。此可為除姦者法。然須察其果能捕盜否。後是或有聲言捕盜。因生事擾民者。又不可槩謂之無罪也。

自烈謹識

戒中官干預

成祖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當行事。或于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預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既遣中官雖不○委任漸有干預○政事者

不令干預有司事。正所以便民。然必慎選良有司。責成都布按三司等官。勿仰負朝廷德意。庶幾事治民安。不則但據所司奏請。恐未能盡善。雖不遣

中使諸當行者。亦未必行耳。　自烈謹識

近日諸司奏請。慮不得當。往往內交中官爲奥援。此尤害事。　自㷗謹識

諭軍官襲職

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爲平江伯所戮。不當襲。今乞矜閔。成祖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趾。又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趾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法嚴○故○無○倖○進○

○無○棄○人○

○此○寛○一○步○法○即○武○侯○待○廖○立○意

患生于責人大詳。即奪職矣。復勉其立功。雖寓激厲。亦不使不自勝。御下之道應如此。

自烈謹識

分導中灤事宜

工部主事藺芳。山西夏縣人言天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于中灤音鸞水名分導河流。使繇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囷。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于樁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于農隙采木。春和修砌。 成祖從之。

此法可行。初芳爲吉安知府。有善政。坐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通漕運。累有建明。即還授都水清吏司主事。尚書宋禮薦其才。陞芳工部右侍郎。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侈。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用其言而穴乃塞。初堰之將壞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盖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

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于池内。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臣按此事載先臣焦竑筆乘。雖與蘭芳木圉稍別。然築堰已試之効。亦有足法者。附識于此。

自烈謹識

偉案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投劍于池

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有貞

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乃

就人以僧為神不知前輩已有此矣臣故此事載

先臣焦竑筆乘雖與蘭芳木國精別然築堰已就

之効亦有足法者附識于此　自烈謹識

嚴侍衛防禁

洮音掏又音叨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成祖覽畢。示群臣曰。所上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夷狄如日磾者甚少後世不可不慎唐太宗用阿史那杜爾盖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

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

此不是爲法戒○

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

當繩震以法○聖明

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

○○○○近○日○言○事○之○臣○有○以○戇○見○害○者○○○

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爾

震失○大臣體

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甄別中國賢能。委任責成。自足致治。豈必借才夷狄。漢武用金日磾。皆不足法。恭之言甚正。而呂震

請加恭奏言罪。則尚何 上意耳。非 成祖聽意
納善。不罪言者。恭安所逃責哉。又按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食。 成祖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正
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
之時。先後不妨。侍郎儀智曰。總之同日。免賀爲當。
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
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
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
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悔之。今免賀。誠

當。成祖納士奇言免賀與宴。十三年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連呼萬歲者三。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呼噪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賢人君子所為。遂已。繇此觀之。震之阿諛取容。固非止一事。忝居禮曹。君子恥之。臣愚謂後之人臣。凡如震等輩者。朝廷須黜遠之。使諸臣知所戒。不則諂佞日進。言路日塞。非古明王致治之道也。

宣德元年九月亦馬剌等處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馬命爲指揮千百戸等官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禍之本根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宜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秦檜之讒小人之敗國家如此臣愚按此言深與 成祖論玄宗

徽宗相合。至痛言和議之失計。讒邪之害忠。尤足爲後世鑒戒。故附記于此。

自烈謹識

周新奉法捕惡

永樂十年、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按察使周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〇恨逃千戶姓名

成祖命官較逮至陛前新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安得遠信綱奏而逮周新乎

〇正〇論〇〇〇〇〇〇

此處與律反

成祖怒命殺之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〇悔〇之〇何〇及〇〇

成祖尋悟其冤而惜之

罪在錦衣指揮千戶耳。按察使何罪。雖惜其冤。死不可復生。宅挾威索賂者。豈復知所懲哉。

周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至是以奉法死。識者痛之。臣自烈謹識

紀綱縣庠生。從 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恃恩驕橫。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氣勢傾中外。事覺逮至磔于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自熙謹識

錄此以戒後之因怒殺人者。與其追惜。何如慎刑。自勲謹識

論用兵多寡

開平備禦奏兵少不足守備。 成祖勅報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今官兵皆然

今之兵。非獨耗餉。往往啗賊爲富貴資。甚則倚賊聲勢。名爲兵。實賊耳。失撫卹而專事姑息。勤召募而不知訓練。武備未有不寖壞者也。

自烈謹識

夏原吉正言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戶部夏原吉曰（弘治中部敢番僧領占竹等柴昇極論其事政此論自正）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禮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炮而不顧者矣禮義從此大壞　成祖曰爾欲效韓愈邪他日法王見便殿（民無二王）　成祖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炮不敢奉詔（借天子以抑夷狄）　成祖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崇禮義而絀異端內中國而外夷狄詞嚴義正識

者稱原吉有古大臣風。此亦見其一班。
宣德四年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
廢。請化緣于民重作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
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不可聽。又九年
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顧
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
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神僊
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事佛。宋徽宗道。效驗
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臣愚按抑僧道。

所以屏異端。屏異端所以安百姓。杜巧奪之蠹。都

延壽之誣。大哉　王言。可爲萬世法。然則請

駕勞大寶法王者。當明正其罪。惜　朝廷寘不問

耳。　自烈謹識

古方畧　卷之六　[illegible]　忠貞堂